



在裕安区老渭河西岸，有一个古老的村落——黄家窑村，全村有近十公里的土地随渭河河床蜿蜒起伏。老王庄是村里最大的村民组，也是村里最临近渭河的生产队，全组二、三十户人家，低矮的房屋大都临河而建，背西面东，屋后是起伏的丘陵，屋前是宽阔的渭河河床。

老王庄的住户大都姓王，并且同宗同族。干活场上，大家不是叔叔婶婶地称呼，就是侄儿侄女地喊叫。但是，在老王庄最西边的坡地旁，却住着一户戴姓人家，主人说起话来，叽里呱啦，大家背地里都叫他们一家人“倚子”。

小时候，母亲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渭河发大水，汹涌的波涛将老王庄种在沙滩地上的玉米、大豆、花生等农作物一扫而光，临河而建的房屋也倒的倒、塌的塌。

入秋之后，老王庄人开始了生产自救，将岗畝上生产的粮食集中管理，互相救济着度日。由于大家互相扶持，大灾面前，日子也能勉强过活。

眼看就到了年关，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傍晚，老王庄的人发现，白雪皑皑的渭河沙滩上，有一个缓慢移动的黑影正在向这边靠近，等到那个黑影越来越清晰时，大家才看清，这黑影原来是一家三口，他们衣衫槛褛，形容憔悴。

走在前面的男人身材高大，肩上挑着一副担子，担子的一头是些生活家当，另一头是只藤编的箩筐，上面坐着一个小孩。女的拄着一根木棍，头上裹着一条毛巾，瘦削的脸庞已经冻得红一块紫一块的。

对于这突然闯进的一家人，老王庄的人充满了好奇，大家纷纷围拢过来，问寒问暖。原来这一家三口主人姓戴，家住寿县正

阳关。因为夏天的一场大水，将他家里的房屋、田地冲成了一片汪洋大海。大水过后，主人便用这家里唯一留下来的家当——扁担，带着老婆娃娃，沿着老渭河河床，一路乞讨一路南行。

他们的想法是，既然渭河年年水患不断，没得尽头，那就走到渭河的源头，寻一块高地好好安生。可是，眼看到了年关，他们一家三口没能走到渭河的源头，就遇上了眼前的这场暴风雪。

年长的老王庄队长是全队最尊重的人，他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想到农历大年在即，可是，这一家人却衣食无着，和大家合计后，决定暂时收留戴家三口，并将生产队存放粮食和农具的仓库，分开一间供他们一家居住。

大年三十的晚上，善良的老王庄队主妇们，还将自家腌好的腊菜，分出一份来，送到仓库去。戴家人在历经半年多的艰辛跋涉后，终于在老王庄过上了一个温暖的大年。

这一年，是公历1950年。然而，这过就是好几代人。从那之后，戴家便定居在了老王庄，生根发芽，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戴家人落户老王庄后，因为没有辈分可派，小孩子们就叫戴家的男主人“戴爷”，大人们也这样跟着叫。“戴爷”虽然年龄不大，名字却叫得很老道，但是，只要有人这样喊他，他总是脆蹦蹦地答应着。

戴爷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安稳生活，干起农活来特别卖力。戴爷出工时，总是带着一根扁担，褐色的扁担面，经过岁月的打磨，显得油光锃亮，听戴爷说，这扁担是祖上传下来的。当年，淮河发大水时，就是这根扁担救了他们一家人的命。从此，戴爷一家人视这根扁担为护身符和传家宝。

戴家定居老王庄一晃八、九年过去了，这期间，戴家添了进口，才有了第二、第三个儿子和一个小女儿。戴爷也很书生，分别给四个孩子起名为戴传淮、戴传河、戴传安、戴传澜，那意思，不言而喻。

1958年秋，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淠史杭综合枢纽工程破土动工，8月19日，淠河渠首工程在裕安区苏家埠横排头拉开序幕。筑坝拦洪，开渠导流，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时，国家的经济还十分的薄弱，参加劳动，需自带干粮、被褥和工具。饱受淮河水患之苦的戴爷听说后，不顾自家还有四个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便主动请求参加这项工程建设。

这年秋天，戴爷在忙完队里的农活后，没来得及半点休息，就马不停蹄地带着他家里的那件传家宝，一头挑着被褥和干粮，一头挑着铁锹等工具，直奔施工现场。

戴爷当年落户老王庄时，村民们有个顺口溜：“戴爷戴爷力气大，能挑担来能耕耙；肩抗块石腰不弯，老牛见他都害怕。”走进治淮工地后，戴爷还是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开山劈土的重活总是抢着干。

有一次，在开挖河道时，一块巨大的石头阻挡了施工进度。那时的施工条件十分落后，既没有炸药，更没有破石机。面对这样的“拦路虎”，大家面面相觑，没了主意。

戴爷看到后，走到巨石的旁边左瞅瞅右瞧瞧说：“找根绳子拉走它。”他的话刚一出口，站在旁边的人都张大了嘴巴，以为他在说梦话，可是，从他坚毅的目光中和高大的肩膀上，人们又觉得他似乎真有“力拔山兮”的气力。于是，找来根吊车用的绳索，只见他拿起绳索，三下五除二地将石块兜底套牢，绳索的另一头勒紧自己的肩头，又招呼旁边的人用木棍撬动石块的底部。就这样，

大家一呼百应，不一会，这块巨石就像蛋卵一样，被拉上了坝顶。从此，戴爷的大名赫赫远扬，成了治淮工地上的英雄。

这一年的腊月二十九，劳累了一冬的戴爷，戴着大红花回到了老王庄，兜里还装着一张治淮工程指挥部发给的“生产标兵”的奖状，虽然他比往日消瘦了许多，但他黝黑的脸上依然荡漾着快乐的笑容。

大年三十的晚上，当一家人围坐在饭桌上吃年夜饭的时候，回头看着墙上贴着的那张盖着红红印章的奖状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微笑。

1976年4月，淠河岸边的老王庄杨柳依依，桃花灼灼，生产队的仓库前，锣鼓喧天，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在稻场中间。汽车上站着两个戎装整齐的军人，他们的中间是一位身着军服，还没有佩戴上领章帽徽的人，他便是戴爷的三儿子戴传安。这一年，他十八岁。汽车的四周挤满前来送行的乡亲，大家都为戴爷的儿子参了军，感到由衷的高兴。

那时，能当上兵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庭出身很重要。戴爷逃荒到老王庄，又是治淮工地上的生产标兵，根红苗正，政治上当然能过关。戴爷之所以要将孩子送去当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想法，就是那年招的兵是工程兵，部队驻扎淮河边上的一个行蓄洪区，所从事的任务，与治理淮河也密不可分。临走时，戴爷特意将家里的那件宝物——扁担，寄到儿子的手里。

戴传安到部队后，最初的任务是开荒种粮，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干起活来就像他父亲一样，总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深受首长和战友们的爱戴和敬重，不久就提了干。

1986年，戴传安转业到地方工作，原本可以到当地政府部门工作的他，却选择了远在大山深处的水电站当了一名工程技术人员，继续为淠史杭工程服务。因为父亲曾经告诉他：淠河是我们的根，没有淠河水的滋养，我们戴家就不会有今天的兴旺发达。

如今，戴爷和他的老伴都已作古，他的四个儿女也年近古稀。住在渭河岸边老王庄的儿子戴传淮、戴传河以及远嫁他乡的女儿戴传澜都是子孙满堂。已经退休的戴传安，虽然还住在深山背凹的电站，但他始终忘不了生他养他的故土，一有空闲，就会回老王庄走走看看。当他看到今天的淠河两岸，堤坝草木青葱，道路四通八达，灌渠水流通畅，水面鸡鸭翔集，一股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戴传安每次回老家的时候，还有一样重要的仪式，就是将那件从父亲手里传承下来的宝物——扁担拿出来，仔细地端详端详，有时还会将侄儿、侄孙们叫到身边，讲述家庭那段苦难史，并告诉他们一定要将这件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当年参加大坝的建设者们有的已悄然作古，有的离开了大坝，离开了佛子岭，但是他们总是说，不论走在哪里，都有一根扯不断的线，深深地埋在心里，一头拴着大坝、电站，一头连着自己。他们把人生最美好的记忆留在了这里，大坝就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浇筑成的一座昭示后人的丰碑！

如今，和电站大坝相伴的，还有一些当年直接参加工程的建设者们。他们在佛子岭这道山沟沟里，为电站建设实心踏地地献出青春奉献终身，传承儿孙。可喜的是，当年建设者们的后来人，在先辈奠定的基础上，充分光大着他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秉承父辈们的心志，立足山沟搞建设，经冬夏，历春秋，默默地释放着不知从何时起滋生出对大坝的一种朴实的激情。

曾听别人说过：青山可游不可留。粗通山性的我，深谙此语个中三昧，长年营筑山寨山沟里的佛子岭人更不用说知道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他们为什么能安心在这山沟沟里？据我所知，整建制地人员划拔外调机会就曾经有好几次，就有职工“执迷不悟”，再三动员，不愿离去。有的因故在外地安排好工作，可不久，又重新回到了电站，回到佛

子岭，落户“老根据地”。

我曾好奇向一位多年安居于佛子岭电站的好友探问过，回答我的话简简单单，朴实实在：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习惯了。习惯了什么呢？我努力揣度，延伸着朋友的语义。大概是习惯和适应了当地自然的生活环境吧，他们的父辈六十多年前就在佛子岭这片沃土上撒下了几代人理想、奋斗坚实的种子。风霜雨露，而今，已发出了芽，扎下了根，绽开了花，结下了累累硕果，泽被佛子岭，造福于整个江淮大地。可以说，佛子岭水库本身就是一个人间壮举，淋漓尽致地体现出“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牺牲奉献、科学求实”伟大的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

六十多年前，如果没有先辈们那样的如伙情怀，没有电站后来人不辞辛劳的坚守，初心不改，矢志不移，佛子岭的今天，你是否还能保持这样实际而深远的意义？

……走出朦胧的过去，定格远处月色、灯影，聆听着水电站大坝脚下涓涓如歌的淠水——我真真切切地感觉——今晚竟意外领略到在佛子岭水电站这番夜景中物我相融的意境。

改天换地打恶仗。填大冲，切平岗，天大困难无阻挡。棒小伙，铁姑娘，肩挑手推斗志昂。历经寒暑千般苦，新河建在岗头上。人民群众是英雄，三年苦干铸辉煌。建成水库清泉水，引来天河淠史杭。水到之处生意满，丘陵荒岗变粮仓。

我行走在江淮丘陵上，看无限风光，听人民吟唱：“幸福河水滚滚流，流来幸福流去愁。流来幸福千百载，流去苦难不回头。”“此地名曰看花楼，昔日从未看花有，自从修了淠史杭，鲜花盛开满岗头。”“河上河下水波交响曲，天南地北无处不丰收。”“共产党是靠山，领导人民改天换地把身翻。脱贫致富奔小康，穷乡僻壤千年旧貌变新颜！”

来过淠史杭的人都会惊叹她的宏伟，她的壮丽。她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是水利工程里一颗璀璨的明珠。她泽润两省四市，滋养万千炎黄子孙，她是屹立在皖西大地上的水利长城，守护一方，安澜不惊。我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目睹和记录着淠史杭如何在新时代，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条件、充分发挥调控自如的灌排体系发挥效益；作为家中第三代水利人，我知道，淠史杭工程被人民誉为“生命之源”这四个字，背后有着怎样的艰辛历程。

1958年，我的外公从上海的警备区来到淠史杭，从那时起，我们一家便与“水”结缘了。当年的8月灌区开工兴建，经济、技术极其困难，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施工。外公回忆，从山岗上到渠道底，肩挑的、手抬的，所见之处都是人，如果同时喊上一声，那便是地动山摇的震撼。后来的新闻报道也证实了当年该工程日工50万人、最高日工80万人。这是一场人民治水的浩荡战争，也是这场战争，让身经百战如常事的外公，也被深深震惊了。

“这些人不是军人！全是老百姓啊！”是啊，他们都是普通人，可他们齐心协力、勇于奋战的精神不输战场上的军人。他们没有枪炮，可他们手中的铁锹扁担就是武器。他们自带口粮，甚至自制土炸药，自建水泥厂，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败他们。他们凿山切岭、逢川架槽，用最简易的“武器”创造了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

人的年纪越大话越少，可忆起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还是会打开话匣子，陪外公聊天有两个话题是可以说一整天的，一个是上战场，一个是淠史杭。

经历过战争的人更有家国情怀，外公就是这样的人，国家最大，人民最大，小家庭是排在末尾的。1962年，外公在龙河口水库参加建设，那时我的母亲一人和他在工地生活，通常他一出差就是几天，年仅5、6岁的母亲就只能一个人住在工地宿舍。“白天还好，晚上都回家，就我一个人，外面风刮得呜呜作响，怎么不害怕？”母亲回忆说。有一次出差一个多星期，留下的饭票也吃完了，母亲只能在房间里挨饿，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他回到了工地上。一个孩子哪里懂什么家国情怀，哭着找到他，本就饿着肚子，却又被训斥了一通。很多年后，母亲还会把这段往事拿出来讲，外公总会提高嗓门正义凛然地说：“国家大义面前生死都不在乎的，饿两顿有什么值得说的！”

“我走哪都把你带着。”这是母亲对我承诺的话。母亲是个普通的仓库保管员。水利人有个特殊的时期，叫“汛期”，这几个月是要24小时都有人在岗的，一旦有险情，便要冲上去，常常半夜调防汛物资，她便带着我上岗。小一点的时候会把我包在包被里，拴在背上背着，大一点就经常把迷迷糊糊的我放在她的自行车上。我还有印象，半夜看着黑乎乎的土路，害怕抱着母亲。她都会标榜自己靠谱，不会像外公那般把我留在家里。我平时很喜欢和她一同去单位，但大半夜里灯火通明却并不热闹，那时候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平日里笑语盈盈、嘻嘻哈哈的叔叔阿姨们，在那种时候总是忙忙碌碌，眉头紧锁，不逗我玩耍了。

我儿时很多记忆都源自家门前的淠河，小学时和同学们玩耍，一次说起淠河是很多爷爷奶奶们挖出来的，同学们会笑我吹牛，“那么大那么宽的河，是神仙爷爷挖的吧！”只要说这个，我就会气得想打架。

再大些的时候，我会和同学倾情诉说，淠史杭是根治洪水的，是很多老一輩人创造的奇迹……可当我工作时，又再次刷新了我的认知。

“洼地洪水滚滚流，岗上滴水贵如油；一方盼水水不来，一方恨水水不走。”这是一首淠史杭工程未建成时期的皖西歌谣。皖西属于丘陵地区，小时候我们住的地势低，所以对儿时的我来说淠史杭就是对付洪水的，随着参加工作，我明白了淠史杭并不只是根治洪水的，不仅是一条河，她还是一个网，巨大的水网，有着综合功能的特大型水利工程，而她还持续地更新改造，她的功能也将越来越先进。

“淠史杭工程太大了，难怪过去没建成时候会‘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是一位新华社记者说的。原本他打算在灌区里拍摄两天，后来发现两周可能都跑不全，他问我，你是否把灌区内所有的地方都跑全了？在这片1.4万平方公里的灌溉区域里，有6万多座建筑物，有1200多座中小型水库，还有21万多座塘堰……想跑全太难，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努力下，一定能跑全，因为我的心中拧起了一股力量，这是传承赓续的烙印，有了它，我就有战胜困难的无上法宝。

淠水悠悠，往事历历。过去一桩桩一件事，像定格的画面，流淌在这条河里，而这种精神，这股力量就像眼前的水流，虽经过60载，却依然在激情澎湃地谱写昂扬震撼的乐章。每每站在渠道旁，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紧随而来的还有沉甸甸的责任。作为水利人，正是有了前辈们肩挑手抬、血汗凝铸的坚实基础，才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而我们今天必须做的，就是把淠史杭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用这股力量感染更多的人，为经济社会发展，为民生福祉，贡献更多的力量。

明月天上 银河人间

为纪念淠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5周年，传承和发扬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中秋、国庆两节来临前夕，六安市演讲与朗诵学会在基地校裕安区紫荆小学成功举办“明月天上 银河人间”纪念淠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5周年中秋诗会。本次活动用“情寄中秋月”“秋天里的中国”“声颂淠史杭”三个篇章22个节目，歌颂美好中秋、丰收中国和宏伟的淠史杭工程，为广大会员和在场的观众献上精彩纷呈的节日盛宴。

诗会节目体现经典性和创新性结合，既有盛赞祖国、歌咏佳节和庆祝丰收的经典篇目，同时吸收多位六安本土作家“纪念淠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5周年”的原创诗作，为诗会增添了魅力。如市人大原副主任喻廷江创作的诗歌《淠史杭——中秋咏叹》，学会首席顾问方友根创作并朗诵的《秋天里的淠史杭》等原创节目，以真挚的情感、优美的意境表达对淠史杭工程建设者的无比崇敬和深情赞颂。

学会会员及学会示范(活动)基地学校师生100多人参加诗会，他们热情高涨，纷纷以声传情。表演者或激情澎湃，或清新明丽，或温馨浪漫，声情并茂、如痴如醉，深深感染在场观众，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六安市演讲与朗诵学会中秋诗会自2017年已连续举办六届，成为学会乃至我市一项文化品牌活动，为广大会员和演讲朗诵爱好者提供展示平台，丰富六安市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用有声语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振文化自信、民族自信。（施忠海）



什么是淠史杭

施忠海

清源楼上，我驻足仰望
那刻在墙上和人们心上的座座丰碑
凭栏远眺，万里清波淠史杭
从我的眼前缓缓流过
汗水在时光的波湾里化成点点星光
梦想在两岸的微风中酝酿浅浅芬芳
我渐渐明白：什么是淠史杭

淠史杭是一种呼唤
土地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
但是水旱频仍的六安大地
我的祖先一面在干涸的田野上瘦弱
一面在肆虐的洪水面前嚎啕
颗粒无收怎能过活
屋毁田淹哪里还有未来
翻开历史的册页，怎能忍心去读
那幼小的孩子在母亲怀里奄奄一息
那跪倒在烈日下的农人绝望的眼神
“治水！治水！”
这是六安人的呼唤
誓要告别苦难
誓要迎接一个水旱无忧的新生活

淠史杭是一种信仰
六安大地上映山红开遍的地方
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地方
这里曾燃烧着无尽的火焰
这里曾爆发过猛烈的呐喊
三十万英雄儿女舍身忘死投身革命
这是皖西大地最坚硬的底子
六安人民最不缺的
就是改天换地的勇气与信念
党的领导是最正确的方向
科学决策做最有力的保障
遇山那就劈山，遇岭那就切岭
一把锄头挖出峭壁上的奇迹
一副山群山上出高峰间的清渠
如今，蓝天上的映山红倒映在
淠史杭的清波里
它们合成一曲信仰的歌声
不断流淌在六安人民的心坎上

淠史杭是一种幸福
皖西大地上长出一棵绵延无尽的藤
藤上结满水波荡漾的瓜果
涝时有库蓄洪，旱时有水灌溉
稻麦终于可以按时生长按时收获
笑容终于可以常常挂在每个人的脸上
引来清波水，浇灌万亩田
我看见孩子们在肥沃的田野上
在撒满稻花香的微风里奔跑
幸福被握在人们的手中
播撒进未来道路上每一寸土地里

此刻落日的余晖铺满
横排宽阔的水面
小船靠岸，群树在晚风中轻轻歌唱
唱给昨天的奋斗，唱给今天的汗水
唱给明天，无限的希望

行走在江淮丘陵上

王国信

我行走在江淮丘陵上，
艳阳高照清风送爽，
满青春秀枝如画，
山青水秀桃花飘香。
这里是大别山的余脉，
是一条南北走向的丘冈。
山岭上有一条人人工天河，
碧波荡漾缓缓流淌。
绵延皖豫数百公里，
孕育四季变幻的画廊。
春天里桃红梨白油菜花黄，
徜徉花海一路芬芳。
夏季里流水欢歌蛙声鸣唱，
葱茏的秧苗茁壮成长。
秋季的瓜果遍山野，
无边的水稻闪光金。
飘雪的冬天最写意，
猪肥鹅白牛羊壮。

我行走在江淮丘陵上，
往事如泛黄的照片，

在眼前一张张回放：
荒岗薄岭秋草枯黄，
吃水深打井，
靠天收打粮。
三年两头旱，
田地多抛荒。
庄稼汉于饿肚皮，
挑儿带女去逃荒。
盼星星盼月亮，
梦想流水上山岗。

我行走在江淮丘陵上，
激情燃烧的岁月怎能忘？
那是六十五年前，
平地一声惊雷响，
千军万马开挖淠史杭！
省委发号召，
地委、县委紧跟上。
百万大军上河堤，
江淮丘陵摆战场。
宁愿苦干 不愿苦熬，

纪念淠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5周年征文选登

主办：皖西日报社 六安市作家协会 协办：中国·月亮湾作家村 安徽润瑞文旅有限公司